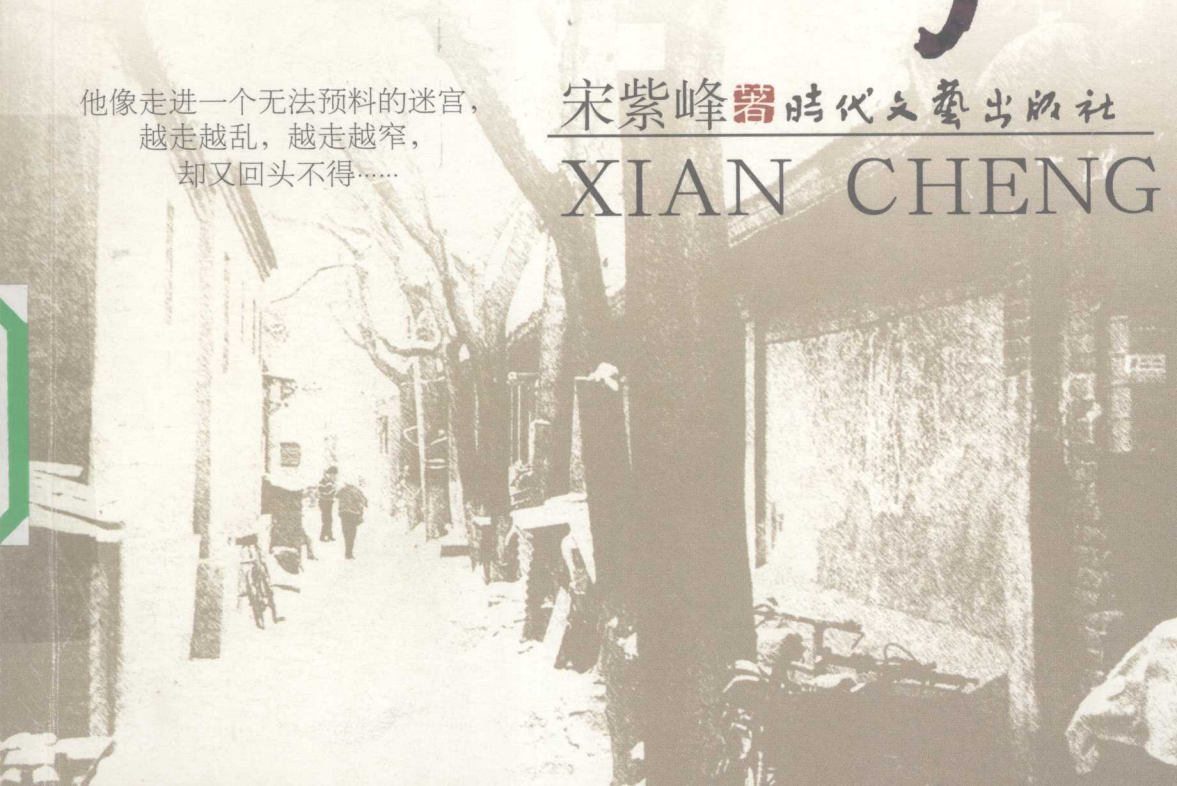


县城

他像走进一个无法预料的迷宫，
越走越乱，越走越窄，
却又回头不得……

宋紫峰  时代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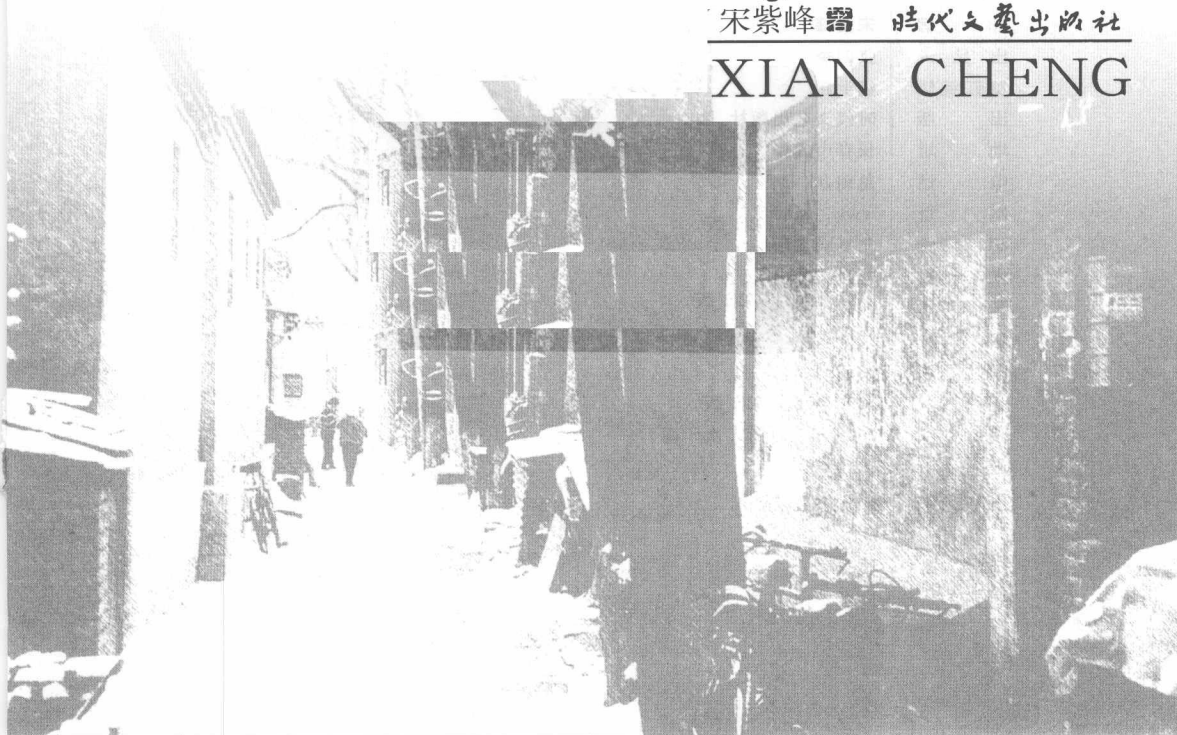
XIAN CHENG



县城

宋紫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

XIAN CHENG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县城/宋紫峰 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 6

ISBN 978—7—5387—2413—4

I. 县... II. 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2193 号

县 城

作 者	宋紫峰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魏洪超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—85638648 发行科: 0431—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50 千字
印 张	16.25
版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芸芸众生，缘何求存。

——题记

纪英大街犹如一条大动脉，纵穿扇面般铺开的古老县城。它在嵌有红十字标牌的县医院门口轻画一弧拱，与红河大桥衔为一体，跨过红河水，又缓缓向城西郊一直延伸……

此刻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冠奕优哉游哉就走在夜幕下的这条大街上。他宽脸大额，头发锃亮，不胖不瘦，近五十的年纪，看去仍是四十出头时的“标准像”。古人说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天天和书本笔头打交道的他对熬官已没啥想头。可也怪，妻子胡嘉丽却官瘾日炽，并且春风得意，去年春上，正经八百当上了人人眼馋的旅游局长。在他意识深处，女人官越大男人越悲哀，一天女人不着家，家没个家样，一日三餐，洗衣叠被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古脑儿全落在他头上。越是这样，思想便越往极处想，有时候，最大的希望就是女人不在家，尤其是晚上，他也像风筝上天，乐得逍遥……

一株株葱郁的法国梧桐侍立街旁。向前走，一棵三股叉树的树身上钉一小钉，用细绳挂一纸板，借浑黄的街灯，可以清楚地看到“收药”、“价格高于同行”等歪歪扭扭拳头大小的字样。人呢？噢，斜靠在碗口粗的树身后头。他一下明白了，纪英大街几天不见，又冒出个收药行当。这样，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就可将虚开、假冒、吃剩下甚至过期的药品，折价卖给收药人；收药人一倒手，再将药贩卖到偏僻的乡下或个体医疗诊所牟利。商品经济真是无孔不入——真他妈脑袋尖，挖空心思，啥门都钻，啥事都有人干。古人云：但愿世间人少病，何妨架上药生尘。

再往前走，并不耀眼的椭圆形路灯映射着几张大大小小的“江湖广告”，



七高八低，吊屁股接嘴，死死粘贴在滑溜溜的水泥电杆上。手到病除治梅毒、淋病、疱疹各类性病的；祖传秘方包治食道癌、牛皮癣等疑难杂症一副药见效的；还有推销商品、招生的等等。其中，一张兜售“春药”的广告，打印的规规矩矩，字体很大，一下跳入他的眼圈。黄冠奕教过几年书，又当过十多年通讯员，肚里墨水在巴掌大的县城算不少，这种“春药”他在多年前就知道。古代的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、好色之徒，为了三宫六院、三妻四妾、情妇相好，为了满足超级淫欲，不得不求助于药。一些医道奸佞，很多时候，就是通过进贡“淫药”邀宠取欢的。

说来好笑，第一次遇上这种巴掌块式的“春药”广告，他像踩上了炸雷，胆战心惊，偷偷斜两眼，做贼似的逃了。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当此类广告铺天盖地充斥街头巷尾时，他再也不觉得大惊小怪了。社会真是说变就变，一切的一切是彻底解放了！后来，他赶到外地出差之机，鬼使神差逛到一个贴满“温馨爱语”的新药特药店里，狠心花大钱买了一瓶。取药小姐笑容可掬，神态自若，大大方方为他讲解药的功能、用法，乳毛未脱，还没结婚吧？好像那事全知道。他脸皮发烧，心口突突直跳，万一撞上熟人可咋办？嘿，悄悄溜回宾馆，回家偷偷服了几天，哈，还真管用：阳根思动，情性大增！妻子胡嘉丽不解其因，怪眼相瞧；殷小月喜出望外，如狂似颠，欲粘掉他一层皮。记得一晚，他性欲陡起，将她脱光剥净又起连转五六圈儿，又啪地抛在席梦思床上……多少年了何曾有过这种力量！一次，两次，半小时，一小时，楼板在旋在晃？销魂，销魂，整个世界好像不存在了，那一夜，可是终身难忘……

很快他如一根缺乏养分的黄瓜蔫了下来。他聪明地悟得，这是在透支体力……前些日子，一位气功大师到体育馆做了场报告，他心有灵犀，着魔悟道，又因邂逅遇到住在文庙里的白云逸，便一心一意迷恋起气功，算起来有个把月了！可他毕竟是凡夫俗子，心意不坚，难忍其欲，到今晚，再也顾不上白云逸——什么初次入手练功，百日不得同房的训诫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更何况是红粉知己！黄冠奕啊，黄冠奕，你三生有幸，艳福不浅，年届天命，竟然会有一个天生丽质的女人投身怀抱，你难道还不知足么？他的意识流在流，每一根细小的血管都在随她油黑的眉毛，小巧的嘴角，如瀑布的黑发，白嫩的肌

肤，发烫，发痒，膨胀……他与她，今夜有约，不，应该是今生有约！

向前再走几十米，喧嚣了一天的车站开始平息。摊煎饼果子、蒸竹屉小笼包的，穿糖葫芦、烤烧鸡、卖烟酒糖果雪糕，开出租车的等等，都断断续续收摊打烊，如飞倦的鸟回巢栖息去了。

望着纵横交错缀点上百盏小彩灯的影乐宫，黄冠奕笑了，楼顶上空三个鼓凸凸的金黄大字“影乐宫”高高矗立，在群灯的照耀下流光溢彩。它的姊妹楼“魔斯丽”舞厅在西侧紧邻——一幅极富诱惑力的“现代派”广告横空悬立，显得格外醒目！那是一位半裸腰肢的大美人！她曲身侧卧，玉臂轻扬，纤手细细，红色无领上衣薄如蝉翼似裹似挂在高耸的乳峰，正面对黄冠奕颌首微笑。此画功力非凡，是他请人专门画给殷小月和她的舞厅的。它是刺激感官招揽舞客的钓饵、钱源，也是挂在露天广场几乎殷小月天天可以读到的一封特殊“情书”。世上谁没有只属于自己的秘密呢？

女人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，何止是一半！四十岁以后，黄冠奕才感到自己对女人更有兴趣了。肤色、声音、个头、骨骼、腰肢、笑相、面相、手相、走路的姿势，时代乎，年龄乎，还是秉性使然？一天，两天……一个月过去了……白云逸，身着白袍的气功家，我憋不住了，实在憋不住了！

踏进舞厅门厅，小眼滴溜直转的门侍和他探身摆手致意，极通人性。殷小月选这样一个门侍，他十分满意。舞厅是原县供销社下属一家旅馆改建的，一楼是饭店和几间商店，二楼是大小舞厅、休憩室，三楼设有旅店、办公室，宿舍安排在四楼。里面的通道东拐西折像是迷宫，他每次来总感到楼道太长，弯儿太多，今天这种感觉尤为强烈。登上二楼，一首欢快、亢奋的舞曲扑面而来，令人心游神荡，意乱情迷。中厅里，红男绿女左旋右转，接高迎低，极尽狂欢。“迷你灯”不停摇曳，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，一片片一朵朵打在外面过道的楼墙上。他视而不见，从紫红色的舞厅门前穿过，沿着熟悉的夹道径直上楼去了。

四楼西北角经理办公室兼卧室，殷小月软绵绵泡在一团绿色的薄被里正在看书。床头典雅的落地灯把一团柔和的光漫散在她身上，使她俨若古典名画中的淑女。她在耐心地等着他，期间，像一只皮球，鼓了慢慢瘪下；刚刚发瘪又自动充气重新鼓胀起来。听到室外越来越近的轻快脚步声，她眼球一闪，倏地



将书掩在枕下，骨碌翻身坐了起来。

怪，人呢？摸到里间，他掀亮大灯，疑惑地望着摊在床上的薄被。不等反应过来，两只嫩手已搂紧他的脖子：“真狠心，你还来？”她整个身子半贴半吊在他的身上。他将她的身子托转过来，俯下身，任她在脸上乱亲乱蹭。“乖乖，想死我了。”他捧起她的脸，也一阵猛亲，亲够了，又弯臂死死把她抱紧，脸贴着脸，胳膊不断地加劲，直想把她深深嵌入自己的肉里……

她猛然间想起了什么，软绵的身子一紧，将他的手掰开了：“有样好东西，想看不？”她妩媚神秘地一笑。“想。”他像哄小孩似的说道。她娇嗔地翻了下眼皮，拖着瀑布般的黑发，猿猴般爬上床，从枕下摸出那本书，冲他晃晃，又翻身躺下，把书压在了滑溜白嫩的大腿下。

“咦？”他不解，笑眯眯蹭到床边，俯身道，“弄了本啥宝书？我瞧瞧。”她压紧了书，娇声道：“现在不行……”“只瞧眼书皮。”他把一根指头竖到鼻尖。“不行，你狠心死了，让我好等。”她闪着葡萄眼，小手移到腿下，书被掩得更紧了。

他不吱声了，笑嘻嘻坐在她身边，把手轻搭在她的腹前，随意抚弄。她轻合眼皮，柔顺地扭动下身子，薄薄的T恤轻轻颤动……他手一擦，白色短裙向上堆起，登时，两条修长、细腻、柔滑的白腿完全横陈在细滑的绿被间。他绵软的手抚在她乳上，摸了左边的，又摸右边的，她飘然欲仙，已是浑身麻酥。手又移向雪白的大腿，抚摸了一条，又一条，大腿被轻翻抬起，掩书的小手松开了。

书一下探出了头！他丢下两条玉腿，伸手拾了起来。茄紫色封面上位身着绿袍头戴红帽的白脸书生，意欲拥抱一窈窕淑女。右侧竖条白格里，《玉房秘诀》几个黑字空灵俊逸，底部清晰套印着一行珠玑小字：古藏真本今译白话一册在手女爱男欢。

“哪来的？”他十分惊疑。“瞧你这样，吓人不？”她恍然睁开秀眼。“知道不知道？这是禁书！”他心思一转，面孔缓缓板了起来。《玉房秘诀》他早听说过，这书搁在以前被人发现，一经告发，都可能坐牢的。现下一琢磨，也断定在黄书之列。

她两乳轻颤咯咯发笑，瞧着他泥胎似的脸孔，伸手揉了一把：“还部长呢，

大惊小怪！明天我陪你逛遍城里的大小书摊，看哪个店里不卖此书！白纸黑字，人家编者、出版社都清清楚楚印在书页子上嘛，猴大的胆，就数你，禁书，禁书！”

“真的？”他张大了口。“谁骗你？”她白眼嗔道。“哪？”他晃了下手里的书，“你买的？”“我？”她呵呵地又笑了，“我瞎猫逮着死老鼠——今儿收来的。”他不解。“你猜还猜不着？”她接嘴道，“也太不像话，年轻轻的，一个个传看这书，就像吃食儿，到了肚里还了得，不管教他们一下还真不行。”她手下有七八名小青年，在这不大不小的楼道里她就是司令。

“不过，这书吗……嘿嘿……”她闪眼媚笑了。他听出眉目，吊着的心放了下来。信手打开书，随意翻检里面的内容。一些偶然闪出的段落句子令他怦然心动。一页，二页……到了第十六页上，他的目光停落了：

临交时的坐卧舒卷之形态，以及背前却进之法，出入深浅规矩，均须适合阴阳作为之道理。一切与阴阳五行之要配合，能遵行的人将长寿，违背者，伤害身心，生命将陷入危险之中。

没啥大意思，他跳过两行，接着下读：

千金方有这样记载：对男人来说，不可以没有女人，女人也不能无男人。男女独居只想性交事，便会生病，缩短寿命，容易患有各种病，而且被魔鬼迷惑，在梦中与之交合，只一次，其精力消耗便如上百次之多。

哦，略有些意味。他并不细看，抖动手指继续下翻。交合之前戏，心的前戏与身的前戏，女性之五征，女性的五欲，女性的十动。他鹰一般飞掠的目光停落在女性的九气一节……此时，她在床上舒展肢体，两眼轻闭，面颊潮红，呼气若兰。养神，想事？一个女人此刻在静静地等待什么？

当女性呼吸急促而咽唾液，是肺气已至之特征。呻吟出声或喊哎哟，并不住吮男性之舌尖，当知其心气已至。紧紧搂抱，此为脾气已至之象



征。

他欲往下细看，她早抬起身，伸出两条玉臂从侧后钩住他的肩膊。随即贴上身来，舌尖几乎舔着他的耳朵：“嗯……别再看了。”书被掀掉抛在床边，他顺势倒向她的身子。

橘黄色的窗帘低垂接地，极严地遮蔽住外面的世界。室内温馨、祥和、安恬、宁静，赛若天国。女人，他所熟悉的女人！他默然坐了起来，像抱小孩一样将她抱放在两腿，立身颠了一下，走到对面的双人沙发前坐了下来。《玉房秘诀》里所说身的前戏，心的前戏，他似乎都懂得。他把手挽在她的脖颈，轻轻抚摸，一会儿是她的面颊，一会儿在油黑乌亮的眉毛轻滑手指，一会儿又叉向她润泽光亮的秀发。她犹如一只驯服的羔羊，柔顺地静卧在他的怀抱，仔细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光。慢慢地，他绵软的手伸向了她的T恤，滑向白色短裙……

橙色T恤被柔柔脱去了，白色短裙被缓缓去掉了，唯一的一件爱衣也被抛到了雕花床头，一个女人的胴体，一个年轻女人的胴体，与他相差近二十岁！他揉摸欣赏着她浑身上下雪白滑嫩的身子，那是世上最高级最神圣最典雅的艺术品。他觉得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都凝聚在这一身这一刻了。世上有多少人毕生追求金钱、权势，对他来说，现在金钱算什么，权势算什么，屎，统统见鬼去吧！有他钟情的女人守在身边，就像现在这样，他死也瞑目！

她被一丝不挂轻放回床，大灯被掀灭了，床头的落地灯旋得极小。窸窣声，娇喘声，一切发生的那样自然、默契。“快，再快点……真好……”她的身子不停扭动。他心旌摇荡，如痴如醉，动作更趋于自动化了。

柔风细雨，鱼儿戏钩？一群啄食的小鸟，突然被掠起的狂风给吹散了……慢慢，殷小月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，感到自己沿一条风平浪静的河，在绵软的水里轻轻漂浮，四野阒然无人，漂呀漂，河水柔润，把骨节都泡酥泡化了。她真希望这条河无边无际，就这样，什么也不想，闭上眼睛，永远漂下去……但不一会儿，她觉得一排大浪滚滚涌来，没来得及躲，就被淹没了。她喘不过气来，想叫又叫不出声，越拚命挣扎，身子越往下沉，到后来，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不知何时，他裸身起来，摸到茶几边，寻了点水喝，浑身上下像得到滋润，重又躺到她身边。她眉毛轻挑，微睁醉眼，仿佛刚从天国回来一般，蠕动着身子，又倏然拥入他怀中。“你又行了。”柔声细语，一头黑发散在他软乎乎的胸上。“久别胜新婚嘛。”他悄声回答。“气功这玩艺儿，可能管用。”“有感觉？”他把手抠在她臀部的肉沟里。

“去！”她在他身上拧了一下，头枕在他的胸上微微翘起了下巴。黄冠突笑了，他得到了钟情于他的女人的认可。他在她绵软的胸乳轻抓两把，又不自觉地摩挲她光溜溜的身子。今天，他竟毫无睡意，觉得自己变得十分年轻。她把他的手又牵在自己白嫩的乳上：“还走不走了？”“不走了。”“真的？”她追问。“真的。”“她不在了？”“不在。”

她闪出一种幸福的笑靥，长长吁了口气，水灵灵的葡萄眼跟着闪来闪去。今晚她不再寂寞，不再孤独了。稍等，她掐了他一下肘窝，又拉了他一下手指。他明白她的意思，但他稳稳地躺着。他需要养精蓄锐，在短时间重新调动身体的所有能量。她开始没命地吻他，不停地吻……斜铺的秀发在他身上滑来滑去，浑身发痒，一时间，他身上所有细胞再次被“激活”了。挺挺腿，吸足口气，一下又把她揪在身下……这时，桌上的电话突然没命地响了。

2

文庙路上，影影绰绰走着俩人。一前一后，一高一矮，走走停停。那是姜大仪和妻子董杏梅。姜大仪戴一副宽腿方框的变色镜走在前面，董杏梅尾随其后。两人默然无语，相距三五步之遥，又极默契地保持着这样一段距离。

直南直北的文庙路又窄又长。南段在夜晚显得幽僻、空旷，如一系列卸去旅客安心静眠的车厢，两边朦胧中是一块块麦田、菜园，向西——白天清晰可见宛若绿锦般蜿蜒伸开的柳林，也早与红河河堤融为一带黑色。从学校端庄秀丽的平顶遮檐大门走出，姜大仪沉闷、发胀了多天的脑袋，一下变得轻松起来。夜难得的宁静，他完全沉浸在一种带有悲壮色彩的遐想里。

一艘停泊在港口的船，马上就要启锚了！甲板上站满了人，引擎轰鸣起



来，船扭动了下屁股，旋离港口，慢慢驶向海洋，可这时，突然船底漏水了！人们慌了，呼着，喊着，乱成了一团……渐渐喊声听不到了，船顶竖着的小旗不见了，船一点点沉向海底……沉啊沉，最后，竟变成了自己！

接着，模模糊糊又看到一片山峦。冰天雪地中，一群登山者正顽强地向一座山峰攀援，将近顶峰，一处峭壁拦住了去路。他们支起了一架梯子，一名登山者率先踏上梯凳，一级，二级……刚上到半截儿，梯子出现裂痕，拦腰折断了……啊，那折断的一梯子瞬间也变成了自己！

“不会的，大仪，绝不会的！”他仿佛听到杏梅轻轻的呼唤。

董杏梅瘦薄娇小，静默如草，心里难过极了。她多想再呆一段日子，照顾一下她的大仪，可她明天就要飞走了，如小鸟一样扑楞楞飞到大山坳，飞到小庙似的学校，飞落到孩子们的肩头、心底——那又是一双双怎样的眼睛啊！焦急的，企盼的，明亮的，呆滞的……马校长到镇上打了三次电话催她，她自踏入校门，还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误孩子们的课！深山区一直缺教师，学校包括校长才仨人。一至六年级六个复式班，不偏不倚每人两个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！今年她轮教五六年级，十七名山里娃秋季要升初中，善良的乡亲们都在盼啊。五月端午的粽子，过年的糕，春天的青菜，秋天的大枣，那都是乡亲们的心！

她在大仪身边形影不离，整整陪伴了七天。结婚十年了，他们还从没像这样长时间地在一起厮守过。七天，难得的七天，是甜蜜的幸福也是揪心的满含泪水的。她亲手为他和面、擀皮儿，捏他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；一件件为他搓洗不知多长时间没有洗过的床单、被罩、脏衣脏袜。屋子那样狭窄，灯光那样昏暗，他们相依相偎，谈天说地，同忆逝去的美好时光。几天前，他们一起乘车来到省城医院为他看病。挂号，排队，等呀等，冰冷的眼，古板没有表情的脸，飘来飘去的白大褂。来苏尔味直往鼻孔里钻，迷宫式的回廊角落都填满了人。他们楼上楼下，一趟趟折腾……可结果呢？能做的都做了，可她实在不能驱走那足以遮挡他生命之窗的阴云……

一盏街灯出了毛病，时明时灭，最后嘭地一下稳住了，发出更加明亮的光，映照着深邃的星空。望着大仪刚直的背影，董杏梅升起一种无限的爱怜，那是一种娴静、温柔的爱，一种永恒、慢慢眷恋的爱，如细润的山泉渐渐渗入泥土，如雨后的阳光亲吻大地。

大仪，你在想什么？学生，高考，时间？一道道解不完的数学题？你总像钟表上着发条。你是一头老牛还是一匹永不停蹄的马？你说过，你这辈子就是拉车的命！爱情和事业是生命的两大主题，你的事业是什么？是渡船，把别人摆到对岸，自己又回到原地；是人梯，别人踏着肩头登到山顶，你却永远留在山底……什么也不要想了，让脑子歇息一会吧。

她漆黑的眼睛有些潮湿，她没有照顾好她的大仪！即使这几天也太粗心，早该挤空陪他散散步理理发，他又粗又硬的一头蓬发实在太长了，咋一直拖到今晚，拖到现在？

往北走，偶尔有倩影闪过。对面驶来辆自行车，一名男子带着一名女子，女子刚洗过澡吧，垂散的头发飘着浓浓的香气——从后面钩过胳膊斜搂着男人的腰，亲昵地用下巴抵着他的脊背，她可真勇敢，从他们面前驶过时，不躲不闪，那手都伸到男人哪里去了！董杏梅想起和大仪热恋的日子，他们可从没像这样浪漫，这样惬意地在大街上轻松走过……

难忘啊，学校的毕业晚会多么热闹！同窗四载的同学们欢聚一堂，唱啊，跳啊，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，一双双激动闪着梦幻的眼睛！大仪不会唱不会跳，独坐教室一角……晚会将要结束，东方的太阳探头欲出时，他站了起来，深情环顾了一下将要分手的同学，自告奋勇，用低沉的声音为大家朗诵了一首燃烧着青春血液的诗……

正是这首诗，大仪的女友含着泪花悄然离去，而她与他，一下突破同学的界限，在回家的火车上，裂变为亲密的恋人。如果说，他以前的女友是一只悠来悠去的天鹅，而她则是栖落在林丛悄无声息偶尔才鸣叫一声的小鸟，是百花过后默然送来春天的一枝冬梅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，
我久久地迷恋着，
那一段泥泞的路途，
那一段风雪绵绵的跋涉。
在我深切的思念里，
我常常追忆起那一段壮丽的行程，



那一程披星戴月的求索。
不管人们怎么嘲笑、叹息，
那怕是善意的怜悯，
我还是要说，
我不反悔我作出的选择……

喧闹的教室一下沉寂下来，几十双眼睛完全聚焦在大仪身上。那都是即将面对现实的年轻人啊，谁都祈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面对人生最为关键的十字路口，都想到了自己的命运，陷入冷静而又理智的深思……他昂首挺胸，两眼闪着分外明亮的光，声音低沉，继续吟诵：

到那时候我知道，
会像戈壁上的沙枣，
最微薄的养分属于我，
会像沙漠中的骆驼，
最遥远的行程属于我。

……

谁愿意和我一起去啊，
举起手让我们——
共同投入那伟大的生活！

随着大仪斩钉截铁地挥手动作，一向以腼腆著称的杏梅，在同学们相互环顾的目光中，第一个举起了自己的手。她是勇敢的，也是郑重其事的，四载同窗，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第一次向大家公开宣告了自己存在的价值！应该说，他们是真正大山的后代和土地的根！他们以优异的成绩，毅然放弃本可以留在大城市的机会，重新回到生养他们的土地。

他被分配到县里，她来到偏僻的山乡。同时开始了热恋的日子——那是多么难忘，留下了多少回忆，如大山一样朴实、真诚的爱啊！俩人为见一面，大仪每到周末，都要翻山越岭，风雨无阻地来找她。当时，跑深山区的车少得可

怜，一辆老式红色客车，隔天往返一次，不是人满为患甩人，就是时间没个准儿，让人等得心焦。他只坐了两次车就说什么也不坐了。

一百多里山路，他索性骑车而来。第一次来时，她为他揩抹着满头汗珠，心疼地问：“累不累？”他呵呵一乐攥紧了她的小手：“找心上人吗，还能怕累？”说着，啪地抛开车子，一把把她抱在怀里，一圈一圈转啊转，云飞天旋，俩人在晕眩中，一起滚到绿草坡上……在校后的小树林，俩人像一团温柔的火，飘呀，烧呀……那是多么幸福、欢乐的日子！

那年秋天，他骑车走到柿子岭，飞速驰下又高又陡状如蟒蛇的那截险路，车轱辘快溜到沟底时，突然车闸失灵了！车子如脱缰的野马狂奔而下……坡底有背着荆篓赶集卖柿子的老人，正低头躬腰憋足了气力爬坡，路很窄，躲已经来不及了！这可咋办？他一横心，毅然把车撞向路旁嶙峋的山壁，人被撞晕了！一颗门牙血淋淋被磕掉了……

躺在木凳支着的小床，她用煮沸的毛巾轻轻为他揩拭腿上血肉模糊的伤口，他抓过她的手，吃力笑道：“杏梅，摔……摔得值不值？值。”她感动万分，一下把脸贴在他的脸上，大滴大滴泪花，不由自主流向他笑意微微的面颊……

又一次是冰冷的冬天，雪花狂飘乱卷，天冷得像用小刀刺人，小盆地里的学校被四周雪白的大山严严实实裹住了。企盼了大仪一周的杏梅，眼望封山的大雪遗憾不已……谁承想，他还是来了！脚着一双球鞋，骑骑走走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在雪地不知跋涉了多少小时，半夜冒雪在外咚咚叩门时，和她同屋的小杨老师还以为是做梦呢！小杨哆嗦着身拉起小袄，嘴里不住劲朝杏梅嘟囔：“你那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可真逮着了个‘痴情子’，害得别人跟着受冻，觉都睡不囫圇……”

那一夜，他睡在她的床上，她和小杨睡在小杨的床上。当时，她是多么希望小杨不在啊！那样，她会鼓足勇气，把他的一双冻脚揣在怀里，会把自己温暖充满女人气息和活力的娇小之躯，勇敢地投入他整个冰凉的身子。

那时，他的身体有多棒啊，可现在……董杏梅偷偷流泪了。“杏梅，你……”姜大仪发现了。俩人在大街第一次相拥在一起！

她把头紧偎在他的胸前，一双红润、纤巧的手抓紧了他的肩胛。他轻搂住



她的腰，把骨节分明的右手叉进她柔软的短发。星光如水，碧蓝的夜空有两颗小星在远天闪烁。他捧过她的脸，轻轻揩去她眼角润湿的泪水，重新把她揽入怀中，慢慢轻抚她瘦俏的肩头。

让尘世的纷争遗忘我们，
让岁月在门外悄悄走过，
我们将平分欢乐与忧愁，
在眉间看出对方的心事，
直到黑发凝结成秋霜，
相爱还如初恋的时候……

大仪低低吟诵诗人流沙河的诗句，声音浑厚、深沉，像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。在杏梅执教的马坝小学，他曾动情地吟诵过这首诗，那是在他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，他送给她的最神圣、最纯洁的礼物！初秋的山脚开满了各色山花，常春藤沿峭壁奋力攀援，林间一沟溪水清澈见底。生命是多么美好，爱情是多么甜蜜！俩人发誓，此生此世永不分离！

此刻，她才刻骨铭心感受到这首诗的沉重与悲壮！她眼里满含泪花，模糊的泪花变成一道幕布，遮住了眼前的一切。

“我愿是露珠，挂满绿色的草坪，只要我的爱人穿越这里，脚下不沾一粒尘埃……”结婚时节，杏梅带着对爱情的憧憬，悄然写下了这样火热的日记，“我愿是春风，穿越长长的山岗，只要我的爱人走过的地方，都充满幸福的光亮……”这无比真诚的祝愿，她整整珍藏了十年！是感应、共鸣，还是爱情本身就是荡气回肠？今晚，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满腔深情，大滴大滴泪花扑簌簌滴落下来：“大仪，我没能照顾好你……”

“傻话，我不还好好的吗？行站坐卧哪儿不正常，你担心个啥？再说，我怎能总让你照顾？这几天，已拖累你不轻了。”姜大仪说着，把杏梅抱得更紧了。

一束耀眼低低射来的车灯将他们打开，街口胡同徐徐驶出一辆桑塔纳轿车，挡住了他们去路。大仪牵起杏梅的手就走，桑塔纳甩过车灯向南驶去，很

快消失在远处的暗夜里。

前面是宽大的丁字路口，文庙路像一条小河，在此汇入宽阔的纪英大街。路南，影乐宫金碧辉煌，上百盏小彩灯环绕悬垂在它的头顶和四周。气氛彻底变了！这里的夜是绚丽多彩的，充满活力奢华。他们从俩人的世界一下回到现实之中。五颜六色的彩灯如同一串串奇异的珍珠闪着亮光，杏梅感到县城闹市区的夜晚之美，就是这些各式各样的彩灯给的。社会到底是向前发展了，杏梅感慨万千，她想起了自己的学校，直到现在还没通电，她和老师们晚上读书备课批作业，只能用油灯烛火，多烧一根白蜡大家都于心不忍。

沿丁字路口左折，一位步履潇洒时装模特般的青年女子迎面走过。秀发高挽，石磨蓝牛仔裤紧束两臀，淡黄色的圆领汗衫前赫然印有两行蓝字：有钱和没钱\就是不一样

借着头顶的路灯，姜大仪和董杏梅看得目瞪口呆！大仪身处县城，文化衫司空见惯，可这种字眼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其感觉真像看到一名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扒光了衣服毫不知耻一般。董杏梅惊讶不已，开始不相信眼睛，接着怀疑大千世界！

斜穿纪英大街，在县医院对过一排临街的门脸前，他们停下脚，褚自有师傅的理发馆就设在这里。多日不来，只见旁边新增间茶馆，为招揽生意，一副十分显眼的对联红纸黑字，贴在门肩两侧的白瓷砖上：

为公忙为私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

求名苦求利苦苦中做乐拿壶酒来

隶书字体，中规中矩，巴掌块大小，首尾相接极见工夫。联意轻松达观，夹带古人遗风。姜大仪隔过眼镜看在眼里，微微一怔，恰似一个白髯长须的百岁老人迎面而来，一时间，酸甜苦辣万千滋味一下涌入喉头。

这里是姜大仪的“定点”理发馆，杏梅今天特意陪他而来。推开红漆罩面的四屏门，大仪如同回到家里一般坐了下来。矮矮胖胖的褚师傅忙了一天，并不见累，手持一把水舀子低头抬头，正自顾自往墙上挂着的吊桶舀水。齐齐整整一头白发，六十来岁年纪，拖着白大褂头也不扭，边舀边唠嗑：“嘿嘿，我